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十六至第三十五號

第二四一次至第二六〇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

紐 約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目次

	頁次
第二百四十一次會議	
一 臨時議程	1
二 通過議程	1
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
第二百四十二次會議	
四 臨時議程	15
五 通過議程	15
六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
第二百四十三次會議	
七 臨時議程	28
八 通過議程	28
九 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每月工作進度報告書	28
一〇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9
第二百四十四次會議	
一一 臨時議程	41
一二 通過議程	41
一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1
第二百四十五次會議	
一四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55
第二百四十六次會議	
一五 臨時議程	65
一六 通過議程	65
一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65
第二百四十七次會議	
一八 臨時議程	67
一九 通過議程	67
二〇 印度尼西亞問題	67
第二百四十八次會議	
二一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76
第二百四十九次會議	
二二 臨時議程	85
二三 通過議程	85
二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85
第二百五十次會議	
二五 臨時議程	93
二六 通過議程	93
二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4

第二百五十一次會議

二八 臨時議程	104
二九 通過議程	104
三〇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04

第二百五十二次會議

三一 臨時議程	117
三二 通過議程	117
三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17

第二百五十三次會議

三四 臨時議程	126
三五 通過議程	126
三六 審議參加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申請	126
三七 巴勒斯坦問題	127

第二百五十四次會議

三八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35
---------------	-----

第二百五十五次會議

三九 臨時議程	145
四〇 通過議程	145
四一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45

第二百五十六次會議

四二 臨時議程	150
四三 通過議程	150
四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50

第二百五十七次會議

四五 臨時議程	159
四六 通過議程	159
四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問題	159

第二百五十八次會議

四八 臨時議程	170
四九 通過議程	170
五〇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70

第二百五十九次會議

五一 臨時議程	181
五二 通過議程	182
五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82

第二百六十次會議

五四 臨時議程	195
五五 通過議程	195
五六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95

第二百五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二八。臨時議程(文件 S/Agenda 251 及 S/Agenda 251/Corr 1)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 (a) 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臨時報告書(文件 S/649)。¹

二九。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三〇。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各委員，印度代表 Mr P P Pillai，荷蘭代表 Mr J H van Roijen，菲律賓代表 Major Antonio Chanco，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Mr Ali Sastroamidjojo，奧大利亞代表 Mr William D Forsyth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安全理事會一定還記得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第二四九次會議結束的時候，法蘭西代表會同意暫緩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在該次會議所發表的陳述進行法文傳譯。據本人所知，法蘭西代表現在願意提出一項提案。

Mr PARODI (法蘭西) 蘇聯代表日前所發表的陳述現在已譯成法文。本人這裏有譯文一份，比利時代表馬上也可以收到。既然我們不久都可以收到譯文，所以本人提議我們這一次採取特殊措施，取消法文傳譯，這一點已得 Mr van Langenhove 的同意。所以，本人

提議這一次特別處理，不必再作傳譯，但俟後不得以此為先例。

主席 法蘭西和比利時代表如此謙讓，本人願向他們致謝。

關於斡旋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臨時報告書〔文件 S/649〕，本人願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加拿大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該報告書的決議草案〔文件 S/678〕。本人曾在前次會議內說過，直接有關的兩當事國業已對該決議草案表示大致贊同。

Mr AUSTIN (美利堅合眾國) 斡旋委員會努力工作，成績斐然，我們願向其致謝。對於領事委員會以及與謀求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談判有關的其他各方面的一切成就。我們亦深表感謝。可是，我們願意在會議紀錄內特別指出當事雙方所獲致的進展，它們表現出它們實在是與聯合國的原則和政策一致的。據我們的意見，當事兩方的自我約束，以及它們一方面努力協商，使休戰終能實現，政治原則終為雙方所接受，一方面又能設法平定印度尼西亞混亂情況的事實，已經在全世界的心目中提高雙方的道德地位。

安全理事會現在所審議的事項是訂約兩當事國間的一種情勢，我們現在已不能再認為此項問題是一個未達成協議的當事國之間的問題。

關於休戰〔文件 S/649，附錄拾壹〕及政治原則〔文件 S/649，附錄拾叁及捌〕的各點，一切相左提案已完全收集於我們當前的協定原文之內。據本人的意見，可能尚須繼續對休戰及政治原則問題進行討論的一點是它們的解釋。可是，這些政治原則是世界先進文明國家所承認的崇高的立國原則，既正確而又合理，故已成了聯合國的基礎。

本人認為協議是聯合國憲章的真諦。不錯，憲章承認所有義務無論大小，皆必須以制裁為後盾。這種權力是絕對的，但對聯合國來說，這並不是執行協約的權力。聯合國憲章規定各項爭端得由當事雙方單獨進行談判，謀求解決，不必由外界協助，或由安全理事會協助雙方進行談判——如本次的情形，或由安全理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事會在當事雙方謀求協議失敗後提出建議，再由當事雙方表示默許。

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相信並且希望當事雙方在實施以上這些偉大原則的時候，不必再請安全理事會協助解決爭執，而利用安全理事會斡旋委員會的協助，迅速就地達成協議。如果當事雙方不早日着手實施雙方所協議的原則，這些協定的生命和活力可能會逐漸消失。

本人願意說明本人對安全理事會斡旋委員會的意見。斡旋委員會是根據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一九四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文件 S/525 貳〕而設立的。該決議案規定

“安全理事會

“決議 為當事雙方擔任斡旋，以協助雙方依照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理事會決議案 B 段規定和平解決爭端。”

這個決議案內還有其他規定，本人以後也許再會提及。

本人現在願提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的決議案〔文件 S/459〕，因為斡旋委員會職務的執行是以該決議案 B 段為遵循的。該決議案稱

“安全理事會

“察悉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尚在進行之戰事，深表關切，

“促請當事雙方

“（a）立即停止戰爭

“（b）以仲裁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並將謀求解決的進展通知安全理事會。”

在本人方才所提到的這兩個決議案內有兩點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決議案使用“協助”二字。“協助”這兩個字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字眼。這一點必須根據理事會的目標來加以解釋。我們的目標是和平解決所有爭端，並不是僅以某一項爭端為限。本人曾經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指出，“爭端”兩字出現二次。八月一日決議案的 B 段有“解決爭端”等字，八月二十五日決議案的第二節有“以協助雙方依照 B 段規定和平解決爭端”等字。所以，這兩段必須一併討論。

當事兩方各推舉斡旋委員會委員一人，然後由如此產生的委員會選擇第三位委員。所以，這種情勢是屬於憲章第三十八條範圍以內

的。對於此類問題，如當事雙方在安全理事會未通過上述各決議案以前，向理事會提出請求，理事會所握有的權力與現時所有者相等。第三十八條規定

“安全理事會如經所有爭端當事國之請求，得向各當事國作成建議，以求爭端之和平解決，但以不妨礙第三十三條至三十七條之規定為限。”

所以，斡旋委員會權力的產生係以當事雙方的協議為根據。這種協議就是當事雙方所提出的由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的確切任務規定作成建議的請求。因此斡旋委員會是安全理事會的臂膀。

根據本人對加拿大代表所提出決議草案的解釋，如該決議草案得獲通過，安全理事會將聲明“繼續表示願意擔任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決議案所指的斡旋工作，且為此目的，請當事雙方及斡旋委員會將謀求印度尼西亞問題政治解決的進展情形直接通知理事會。”當事雙方因此可以其所獲致的協議為出發點，繼續努力。

本人認為此處宜一提當事雙方對於所獲結果及其實施方法的態度。在七千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代表在第二四八次會議對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所發表的動聽陳述中，本人認為以下一段特別值得安全理事會注意，因為我們現時的工作是根據雙方的協議為此項爭端謀求解決，同時也因為這一段話對當事雙方的成功提供無限的希望。印度尼西亞代表說

“本人日前接獲我國政府的通知，得悉休戰協定的實行極為圓滿。”

應該注意的是這位代表表示此項通知是從他本國政府方面發出的。他本國的政府就是當事國之一。他繼續說

“荷蘭方面以前否認其存在的‘零星’共和國軍佔地現正有次序、有計劃地逐一撤清，截至目前為止，退入共和國領土的軍隊已將近有二萬人。”

據本人的意見，印度尼西亞代表 Mr Sas troamidjojo 的話是從低估計二月十五日從巴達維亞發出論及同一問題的新聞稿有以下一段報導

“根據軍事助理員最近發出的報告，共和國作戰人員之撤離荷蘭控制區者現時已有二萬四千人。此外尚有一千人正在等候交通工具。

斡旋委員會據報察悉降離隊官兵及各集中地醫院所收容的傷病官兵以及業已與荷蘭指揮官取得聯絡但仍未開達集中地數百人一隊的少數隊伍之外，荷蘭控制下的爪哇西部的撤退工作現已完成。在爪哇東部，斡旋委員會察悉荷蘭軍事當局現正設法與各孤立隊伍取得聯絡，故已延長撤退期限。此項工作的進行一般尚稱順利，各級指揮官且往往表現友好精神，此等現象顯然應歸功於當事雙方的合作。”

本人認為我們如果撇開關於此項問題的事實，撇開在這裏所獲致的協議精神，撇開雙方一直至達成協議時所表現的和協和誠懇的態度，而對已往曾經發生過許多次的突如其來的枝節問題加以討論，那是異常不妥的。

在座各位和在印度尼西亞或荷蘭的人民，都不必因為有某方面對安全理事會內正在力謀以談判方法促使雙方獲致解決辦法而實現印度尼西亞和平的各會員國提出捕風捉影陳腐不堪的背信控訴，而表示驚恐。事實適巧相反，雙方政府的高級負責人員曾經有種種表現，證明雙方徹底明瞭不先達成協議無法實現和平，亦無法獲致政治問題的解決，同時雙方亦徹底明瞭除經由協議以外，別無獲致解決的途徑。

從雙方政府偉大領袖們處事的態度看來，他們似乎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完全一致，他們似乎準備將來在此方面努力，決不造成無法達成協議不必繼續談判的情形。

對聯合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這種態度是極可令人鼓舞的。這裏所表明的態度應使每一個人得到極大鼓勵，繼續進行此項偉大工作，以解決這一項涉及人數等於美利堅合眾國全人口一半的當地居民的極端重要問題。本人認為極少人知道這項問題所牽涉的事如何多，以及此種工作何以必須經由協議獲致結果。

本人現在願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討論與雙方所達成協議有關的若干事項。在印度尼西亞問題中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第一點，為終止戰事而設的休戰協定業經簽訂，現仍在實施中，許多生命及財產因此得以保全。本人願意指出 如果引起人類屠殺的革命、戰爭或任何衝突長期繼續不停，那麼，在破壞和痛苦終止之後，我們斷難希望所獲的結果能比本次兩當事國經由原則上的協議所獲得的成就為大。這些原則就是將來解決各項政治問題的根據。

第二點，關於自由、民主、獨立、合作的基本原則業經商妥，以便早日成立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將來成立的國家將與荷蘭訂立聯盟，同為聯合國內的自由平等國家。

休戰協定的兩簽字國約定終止殘殺和破壞，此項契約必須履行。斡旋委員會曾在這裏發表動聽的陳述，表示該委員會深信當事雙方的政府定必各本誠意履行此項休戰協定。本人亦有此種信念。

該協定的兩簽字國並同意實施十二項政治原則及為其補充的其他六項原則。此項契約必須履行。斡旋委員會曾表示深信當事雙方的政府定必各本誠意實行上述各項原則，本人亦有此種信念。這些政治原則是自由和民主的偉大傳統的一部分。它們的意義是人所共知的。集會、言論和新聞自由有明確而肯定的保證。公正的全民表決就是說各人得在不受任何壓迫或報復威脅的情形下對一項明確的問題自由投票。事先對這項明確問題進行討論的機會應該是自由的，充分的，有關各方面都可以獲得的。在根據已往經驗，訂立保障全民表決的其他規定，使各方面獲有均等的參加機會，它們的政治、公民自由獲有同等保障之後，有關人民便可自由公正地實行自決，以斷定爪哇、馬都拉和蘇門答臘各地區的居民究竟願意將他們的領土歸併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部分，抑或願意在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內另成一邦。

本人願意順帶指出這些途徑不是絕不可改的。依照該協定的規定和其中所載的原則，政體問題仍應由有關人民決定。依照聯合國的目標和原則，上述各種決定應以自由投票，而不應以武力為根據。雙方所訂的協定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S/525 貳〕都規定斡旋委員會得根據任何一方的請求對全民表決加以監視。

在根據民主程序籌備制憲會議以起草印度尼西亞合眾國憲法的時候，各邦在該會議內的代表人數將與人口之多寡成比例。

Renville 協定的其他條款規定當事雙方逐漸裁減其軍隊，雙方彼此合作，以恢復貿易運輸和交通，共和國在臨時政府中可有適當的代表權，斡旋委員會根據任何一方的請求，繼續提供協助，以便利當事雙方在有關政治協議的過渡期間調和其分歧意見。所有以上這些規定都是自由、獨立和荷蘭印尼人民合作的基礎。

對於這一項久已似乎無法解決的困難情勢，斡旋委員會向我們所提出的並不是雙方對軍事分界線地點繼續爭執不已而且對政治原則無法達成協議的現象，而是休戰和平的實現和對政治原則的協議。這些原則的偉大早已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深表感動。休戰協定即以它們為基礎。軍事分界線亦將根據這些原則而廢除，而且主權完整的獨立民主印度尼西亞合眾國亦將根據這些原則而在世界各國中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

在現時以協議方法解決這兩個偉大民族彼此關係的問題，實遠勝於繼續交戰，直至兩敗俱傷，然後再訂不盡如意的解決辦法。這些原則表明荷蘭女王所發表聲明中的基本歷史真理內蘊的永久價值。荷蘭女王說，“殖民地時代已成過去”。凡准許其殖民地有成為自由獨立國家機會的各國，將獲得它們的志願合作，以提高生產水準，生活程度，和為全世界效力使全世界蒙受其影響的機會，當事雙方彼此都可以因此得到利益。

該協定所載的偉大民主原則是與憲章和聯合國的原則一致的。這些原則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世襲財產。為爭取這些原則而犧牲者不知幾百萬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為保全這些原則而起。本人深信荷蘭人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所有人民一定會將這些原則視為共有的世襲財產。

我們深信荷蘭不久一定會將其保持已久而且為人所公認的主權，移交與新成立的聯盟和聯合國內的一個平等國家，就是自由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合眾國，使五十年來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七千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自由的願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的奮鬥、荷蘭女王所發表的偉大宣言和荷蘭政府內閣所提出的賢明諾言，從此可以實現。沒有誠意的人自不免會否認當事兩方的誠意，而對這種重大成就表示懷疑。

為了當事雙方在世界上的聲譽，我們願意指出，如果說荷蘭王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或兩國政府的任何代表，還會直接間接設法用拖延時間或消耗對方精力的策略，或用某種藉口廢棄或削弱休戰協定的實行，或民族自決歷史中最近的一頁，即歸納在一件歷史性協定之中的人類自由、民族獨立、相互合作等偉大原則，這無論對於當事雙方、對於組成斡旋委員會的三個會員國，對於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都簡直是不能想像的事。

荷蘭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合作足可向瘡痍滿目的地球上的所有人民表明人類現在又在向更好的前途求上進。

Mr PILLAI (印度)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的停火決議案經過許多障礙，現在終已開始實施，理事會定有如釋重負之感。我們得到這種良好結果，必須向斡旋委員會致謝。我們深知斡旋委員會負責解決的問題，其中有種種重大困難，也深知斡旋委員會不得不在雙方情緒高張的情形下謀求問題的解決。當前的報告書表明斡旋委員會至今尚能順利有效履行任務，斡旋委員會能促使當事雙方終止肆意摧殘生命和毀壞財產，本人願意表示印度代表團也願跟隨前幾位發言人向其致賀。

我們大家都希望為爭取自由而英勇奮鬥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能夠開始進行建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的重大工作，不再在戰爭所引起的毀壞工作中浪費建設所迫切需要的精神和力量。我們也希望在上次大戰中犧牲慘重的荷蘭人民能夠將其金錢和人力運用於其本土，以供建設之用。

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終止實際戰事的短期目標現已實現，深覺滿意，故而忽略了商訂本次休戰的經過情形。對於戰事的終止，我們固深表歡迎，但我們不應忽略了以下事實：我們之所以有這種結果，主要由於一造當事國似乎不得不在談判的各階段作種種讓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惜忍受一連串重大犧牲，接受休戰協定，共和國之所以同意忍受精神和物質上的犧牲，不外因為它有堅定不移的謀求和平解決的願望，也因為共和國對安全理事會和理事會斡旋委員會一再表現的絕對信任。

顯然的，凡遇任何途徑有促成和平解決的一線希望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無不表示有加以透徹探討的懇切決心。已往事實一再證明共和國準備並願意接納斡旋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以期印度尼西亞的殺人流血事件得以終止。共和國方面既作如此重大的讓步，斡旋委員會顯然理應提出保證，聲明在談判進行期間，委員會和共和國當局並未受到強大壓力，如軍隊示威及屢次發表性質有類最後通牒的宣言等等情事。

由於休戰協定的某項重要規定，本人不得不特別提出這一點。休戰安排所根據的軍事分界線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文件 S/597〕的規定並不相符。安全理事會在該決議案內明白宣布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理事會決議案〔文件 S/459〕的意義“應解釋為任何當事國如使用軍隊以作戰行動將其控制範圍擴張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非其所佔領之領土，即與理事會八月一日決議案有所抵觸”。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領事委員會報告書明白指出現被接受為軍事分界線的所謂“van Mook 線實際上在許多處超越了八月四日（荷軍）所抵達的最前線”領事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S/586〕第二章第二十六段（a）明白說明此點。可是，現在被接受為休戰協定基礎的分界線，就是荷蘭政府為實現其政治目標而片面決定的這一條分界線。該分界線如變成永久性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勢將永受桎梏。

如此說來，至今所獲的正面結果究竟是什麼呢？第一種結果當然是休戰協定，雖然該協定是經忽略了安全理事會的一項命令之後才成立的。第二種結果是宣布一連串的原則，這些原則就是將來進行談判謀求政治解決的根據。這些原則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持的基本立場頗有出入，共和國之所以同意接受這些原則，不過期望藉此獲致永久的公正的政治解決。在座每一位代表都希望並深信當事雙方不久就可獲致永久的公正的政治解決。可是，如果政治解決不幸而無法產生，那麼，我們當然不能再認為當事雙方必須受這些原則的約束——本人之所以說這句話，並不是僅由於過分的謹慎或不當的憂慮。

前十二項原則開列於該報告書附錄拾叁內，其標題為“構成進行政治討論之議定基礎的原則”。該報告書附錄捌的標題是“政治解決談判所應根據的六項補充原則”。由此可見這十八項原則不過是為即將舉行的政治解決談判提供一個基礎的原則而已。倘如我們的希望，此種協議終能達成，那麼，這些原則對當事雙方當然有約束力量，否則，這些原則將失去效力，不致對任何一方面有所損害。

本人促請各方面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在現時所列的這些原則中，有一部分如不加上述說明，勢將極不利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本人這裏所指的特別是有關下列各點的原則：關於主權問題的原則，規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方面所提出由斡旋委員會繼續提供協助的請求應由荷蘭政府轉達的原則（附錄捌），關於裁減軍隊的原則，規定恢復經濟活動以利印度尼西亞所有地區的原則和規定設立主權完整的聯邦國以及規定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和荷蘭王國其他領土締結聯盟的原則（附錄拾叁）。

幸而，該報告書的附錄玖載有斡旋委員會的聲明“當事雙方的地位，特別是當事雙方對安全理事會的地位，絕不因其將來接受六項政治原則而有所改變”。本人推測對於附錄拾叁所載的十二項原則，亦可作同樣的聲明。因此，當事雙方完全明瞭接受此等原則一舉的意義和所以接受此等原則的極有限的用意。

自開始至今的談判經過表明比較明白道理的一方也就是忍受更大犧牲的一方。雙方犧牲的不均衡，是斡旋委員會權力極有限的事實所產生的必有結果。

本代表團希望安全理事會不但請斡旋委員會在印度尼西亞問題獲致最後解決以前繼續工作，而且將明白表示贊成該委員會採用伸縮性較大的程序，俾能早日訂妥最後的解決辦法。雖然我們有正當理由，可以抱持冷靜的樂觀態度——多謝荷蘭代表說過這句話，使本人得以借用——十八項原則或將引起不同的解釋，亦不無可能，以前的停火命令即有此種情形。當事雙方這一次所商討的是最後解決，同時其中一造已經作重大讓步，彼此衝突的解釋也許因此更難調協。因此為便利工作的迅速進行起見，斡旋委員會至少應有對彼此衝突的解釋作成決定的權力，否則至今所獲的良好結果亦將受到損害。

關於此點，本代表團願對 Mr Justice Kirby 在第二四七次會議所提出的非常合理的建議表示贊助。Mr Kirby 曾經指出，該委員會至今所用的辦法是在當事雙方都提出請求之後，方始提供建議，並將之公開發表。根據已往的經驗，Mr Kirby 現在肯定認為“斡旋委員會現在已經可以在慎重致慮以後，負起全責向當事雙方提出建議，將之公開發表，不必等待當事雙方先提出請求”。

Mr Kirby 更着重指出，共和國因為接受休戰計劃一舉，業已蒙受“不利於它的損失，此種情勢如永不矯正，勢將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蒙受無法挽救的損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甚且無法保持其獨立地位”。所以，安全理事會負有特殊責任，務須設法使請求理事會主持正義的一方不致因其對安全理事會深表信任反而受到處罰。

不但如此，斡旋委員會必須先能自動提供建議和意見，並將之公開發表，始能運用輿論的力量，以促成安全理事會謀求公正解決的主要工作。委員會所提解決建議發表之後，可使

世界輿論有一機會判斷委員會提案是否良好合理。自由輿論畢竟是民主制度的基礎，我們絕不能說讓世界輿論對這些問題自由表達意見可能會損害安全理事會深望實現的目標。

有一點很值得欣慰，就是荷蘭代表並未表示拒絕接受 Mr Justice Kirby 的建議，他同意“在不改變斡旋委員會性質的前提下，該委員會可以改變其工作程序，以應當時的需要”〔第二四七次會議〕。所以，印度代表團深信安全理事會一定會有贊同改變工作程序之議的表示，以便斡旋委員會能更迅速履行職務。

根據以上所發表的意見，本人願意贊助主席以加拿大代表地位所提出的關於斡旋委員會第一次臨時報告書的決議草案。

蔣先生（中國） 印度尼西亞代表在第二四八次會議就斡旋委員會的工作發表陳述時，一開始便有以下這一句話“斡旋委員會業已獲致聯合國有史以來的首次重要成就，雖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對於所獲致的結果並未盡表滿意。”

本人注意到後半句所加的補注，而且本人對此也表同意。現在本人願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以上這句話的主旨。這就是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認為斡旋委員會業已獲致聯合國有史以來的首次重要成就。

如果在安全理事會議席上的各代表之中有一位可以認為最有資格對安全理事會處理這項問題的情形加以判斷，本人認為這位代表就是印度尼西亞代表。本人同意他所發表的意見，所以在開始發言時，本人願首先代表本代表團和我國政府向斡旋委員會致謝。澳大利亞、比利時和美國三國政府各派 Mr Justice Kirby, Mr van Zeeland 和 Mr Graham 為我們效勞，本人亦願向上述三國政府致謝。

安全理事會現在在討論斡旋委員會第一次提出的臨時報告書。該報告書大部分由兩個項目組成。這兩個項目就是休戰協定和構成最後解決基礎的政治原則。

坦白地說，在對休戰協定加以研究以後，本人認為這不過是既成事實的接受，而且實際情勢之造成大部分是由於武力，而大體來說，武力的使用是與安全理事會的直接願望相悖的。休戰協定之所以能締訂，主要原因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讓步。本人對於該協定並沒有什麼非議，但本人要指出該協定的締訂經過。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顯然有接受該休戰協定的正當理由。印度尼西亞代表曾經指出——至少是間接指出——接受該協定的理由。

其中一項理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對於構成政治解決基礎的十八項原則表示滿意。本人認為我們大家都同意該報告書所開列的政治原則是安全理事會所能贊助的唯一原則。荷蘭當局亦予以接受，實至難能可貴。

本人認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所以同意休戰，尚有另一理由。這就是它對安全理事會的信任。

本人深信全體理事都知道得很清楚，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這項問題的努力所獲的結果雖稱圓滿，但待辦事項仍極繁多。我們當前的工作也許非常繁重。

據本人的推測，可能發生的困難共有兩種。第一種困難是雙方可能對休戰協定的條文和構成謀求解決之基礎的政治原則持有不同的解釋。事實上在印度尼西亞戰事爆發以前，雙方早訂有所謂 Linggadjati 協定。¹ 戰事不是在該協定締結以前開始的，而是在雙方獲致協議以後開始的。戰爭之所以爆發，主要原因就是解釋 Linggadjati 協定所引起的困難。

撇開休戰協定不論，我們現在有十八項原則。這十八項原則包括許多種問題，有些是很明確的，有些則不甚明確。這些原則自然會引起不同的解釋。這是可能引起困難的一個因素。

此外還有可能引起困難的另一因素。本人注意到荷蘭代表在第二四七次會議發表陳述時曾說過以下一段話

“荷蘭從無意煽動任何方面創立新的政治個體，但也不願意對反映當地人民願望的民族運動加以壓制。”

對於這項聲明，本人不能加以任何指責。可是，這一句話並不如本人所期望的那樣肯定。不成問題，荷蘭政府不願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內煽動或鼓勵新的政治個體和分離運動。可是在現階段，政府當局是否應該容許任何民衆運動在全民表決舉行以前變成獨立政權呢？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政府當局可以說這是民衆運動，它們不能負責，但是本人却要認

¹ 參閱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大事紀，紐約荷蘭新聞處出版，第三十四頁。

爲這是危險而且不公的。據本人的意見，從現在起，印度尼西亞的所有各方當局顯然都應該負責辦到務使各種民衆運動祇能透過全民表決而表達，在全民表決之中求其實現，在全民表決之前不應有任何其他實現。這是實施上述原則可能引起的第二種困難。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於安全理事會和斡旋委員會的工作多所推重。該代表團祇向我們提出一項請求，這項請求就是加強斡旋委員會的權力。本代表團認爲印度尼西亞代表團的請求是合理而當然的。我們很希望在可能範圍內，在理事會的決議案內接受這項請求。

就所包括的各點而論，本代表團認爲主席以加拿大代表團名義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殊可滿意。可是，我們認爲該決議草案仍不够徹底。我們希望在兩方面加強該草案的規定。第一，我們認爲 Mr Justice Kirby 的建議很不妨列入該決議草案之內，或由該決議草案予以正當承認。我們認爲授權斡旋委員會得向當事雙方提出具體建議並得根據委員會的決定將這些建議公開發表，是合理而有益的措施。本人不明白何以在今日還要阻止斡旋委員會之類的國際機構去運用公開討論的方法和世界輿論的道德力量。本人希望能在這方面加強該決議草案的規定。

此外，本代表團還希望能在另一方面加強這個決議草案的規定。本人方才說過，最易引起爭論的原因就是雙方對各項原則的解釋。據本人的意見，如果發生此種爭執，斡旋委員會最好能夠爲當事雙方作仲裁。本人不是說該委員會應該有權制訂新的政治原則，也不是說該委員會應該有權就原則問題進行仲裁。本人不過建議在當事雙方對業經其接受的原則持有不同的解釋時，該委員會應該有權代爲仲裁。

大體來說，安全理事會在審議印度尼西亞問題時一向保持極端和洽的空氣，本人當然決不願意加以破壞。鑒於主席曾經告訴我們，雙方代表團事先已對該決議草案表示接受，本人更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對加拿大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正式提出修正。可是，本人請求安全理事會祇從政治上是否妥適的觀點，考慮是否應將本人方才所提出的兩項建議列入加拿大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之內。

Mr PARODI (法蘭西) 安全理事會開始審議印度尼西亞問題時，最初通過的步驟是促請當事雙方停火的呼籲。此項呼籲不是徒然的——這一點本身就是極重要的結果——而

且一般地說，是爲當事雙方所尊重的。軍隊的調動已經停止了，我們可以說一般而論，這項呼籲是爲當事雙方所重視的。可是，在經過一個時期以後，我們察覺 雖然大體地說，這項呼籲確爲當事雙方所遵守，但由於雙方軍隊之間並沒有明確的肯定的分界線，仍不免時有小接觸和衝突，造成危險情勢，或將損及我們希望獲致的結果。

在此種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再出而干涉。經過不必由本人追述的多次討論之後，我們提議當事雙方應接受斡旋委員會的調停。我們設立了這個委員會，委員會也跟着開始執行職務。

斡旋委員會提出了第一次報告書。該報告書指出委員會已經獲致本人認爲足可加強以前所發停火命令之效力的休戰狀態。不但如此，該委員會並確立了若干原則。現在我們必須根據這些原則來謀求這項問題的最後解決。

正如所有其他結果一般，這些結果是可以根據各種不同的觀點來加以解釋的。如果從維持和平 建立國際秩序和各國間友好關係的觀點來說，那就不成問題祇能有一種解釋 這些結果是極端圓滿的，我們大可以額手稱慶。

中國代表方才提到印度尼西亞代表所說的話。從這一句話顯然可見這些結果何等圓滿。本人願意補充一點 我們當前充滿了許多棘手問題，令人不禁懷疑是否有獲致圓滿解決的可能，在這個時候獲致這些結果實大有裨助。

本人認爲我們可以從所獲的結果得到一點教訓。本人希望對這幾點加以說明。

第一點是委員會之所以能完成這種有價值的工作，深有賴於當事雙方的誠意。關於這一點，各方面業已向當事雙方致謝，可是，我們自應再表示我們的謝意。

我們之所以能獲致這些結果，主要原因足委員會的有效工作和委員會所具有的權力。今後我們應該緊記這次所創立的先例，同時並注意我們所設立的機構如果能由真正幹練的人士組成，由他們根據處事經驗並運用道德權威，認真設法爲當事雙方調和並解決爭執，且於必要時向當事雙方施用道義壓力，實有完成有效工作的機會。

第二種教訓是委員會以極慎重的態度進行工作，故能夠獲致這些結果。我們向當事雙方提出呼籲，我們所設立的委員會並不是負責仲裁的委員會，而不過是從事斡旋的委員會，根

據這一點來說，我們所採取的途徑並不是安全理事會每一位理事所希望採取的途徑。這不是最極端的途徑，也不是最可引人注意的途徑。這是最謹慎的途徑，是最適合當前工作、最顧全雙方感情的途徑。本人可以說今日陳列於我們面前的結果證實這種方法實際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也有若干其他問題。我們曾經在理事會內通過比較極端的決議案。我們知道最極端的決議案未必就是收穫最大、效果最宏的決議案。

不但如此，本人認為我們必須從我們的經驗得到若干實際結論。這些結論可以歸納成一點意見，其內容非常簡單，本人簡直有點不好意思直說。我們既然已經得到一種有效的工作方法，委員會所採取的途徑既然能夠產生結果，那麼，我們在現階段所能採取的最妥決定不外是繼續採用這種方法並依循這條途徑。本人認為這種意見是最簡單的道理。這就是說我們應該重新確認以前授與斡旋委員會的任務。我們必須盡力以安全理事會的道德力量來支持委員會的權力，同時不應改變以前授與斡旋委員會的任務的性質。已往所採取的途徑既已收效，我們現在並無捨棄此種途徑的有力理由。

我們應不應該干預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呢？斡旋委員會內的澳大利亞代表表示我們應該加以干預。他的建議後來由理事會內一部分同人加以討論。本人也願意就這些建議發表意見。

提案第一項是授權斡旋委員會自動提出建議。如果本人的了解不錯，這項提案牽涉斡旋委員會自己決定採用的另一種慎重程序——即委員會在未擬具任何建議以前，將先徵求當事雙方的意見，探聽情勢，以避免在未查明雙方是否願意接受以前，擬具提案。委員會所用方法之所以能收效，正因為委員會處事謹慎。當然，委員會以後也許宜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工作，但本人認為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和它的斡旋機構的地位都並不止禁止它提具建議。委員會如認為適當，明天便可以提出建議。委員會以前之所以並未提出過建議，是因為委員會願意採用其他方法。據本人的推測，斡旋委員會的澳大利亞代表在未開會以前大概已經和委員會的其他代表討論過這項問題，他今日之所以向我們提出這項問題乃因為委員會的其他代表不同意應該採用他所提出的方法。

據本人的意見，我們所能採取的唯一步驟是讓斡旋委員會有決定其工作方法的絕對自由。如果委員會將來認為應該擯棄至今一向依循的途徑，改用其他方法，斡旋委員會的澳大利亞代表當有提出此種辦法的機會，委員會定將加以考慮。可是，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決不應干預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另作規定，限定委員會必須擯棄其自己決定採用的方法。本人方才說過，這項提案等於建議委員會採用其早已有權採用的程序，故尤其不必。

所提出的另一項建議是斡旋委員會不但應提具建議，且而應公開發表。斡旋委員會早已有發表建議的方法——委員會可以把這些建議提到安全理事會，理事會的會議既然是公開的，自然可以儘量收宣傳之效，遇必要時且可向世界輿論呼籲。本人再說一遍，我們隨時都會遇到應該採用這種途徑的情勢，如某一當事國的阻力之類。可是，根據委員會所獲的結果而論，我們並未遇到這種情形。本人方才說過，其他發言人以前也說過，目前的情勢是當事雙方努力謀求進行談判所必需的和解精神。在這種情形之下，本人認為我們如果堅持委員會採用此種公開的特殊的新工作程序，誠恐有破壞委員會今後全部工作之虞。這種新工作程序往往祇足以妨礙委員會的工作，而不足以便利或協助委員會工作的進行，對於需要雙方讓步的情勢，尤其如此。

如果我們到達向世界輿論提出呼籲的階段，這就是說——讓本人再說一遍——雙方互作讓步的階段已成過去，所以要採取施用壓力的方法。委員會以前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獲致結果的。所以，如果希望委員會的工作有成，我們應該儘可能讓委員會停留在和解階段，不應對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加以干預。在上述這一個階段，委員會的工作會有極可珍貴的進展。如果我們採取其他步驟，本人恐怕我們不但不能加強理事會在委員會工作方面的權力，不但不能便利向極繁重的委員會工作的進行，而且反會增加它的困難，事實上的結果亦勢必如此。

本人現在不得不提到一部分同人所發表的言論，深覺可憾。他們希望研究出在所訂的協定中，那一方面的讓步較多。本人認為這不是審議當前這個報告書的最好方法。而且本人認為我們並未將雙方所作讓步逐一作精確而公平的比較。所有的比較都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

當事雙方在接受我們所提出的停戰呼籲時，其所作讓步當然以軍隊正節節勝利向前邁進的一方為大。本人提及這一點，請各位代表——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原諒。本人所以提及此點的理由不過在對各項事實重新確立一種均衡的觀點。本人願意再說一遍，本人認為用這種方法來審議該報告書並無用處。

本人所得到的結論與安全理事會主席所擬並分發給我們的決議草案完全吻合。本人認為祇有這樣的提案才能充分加強委員會的權力，這樣我們才不致有妨害委員會工作之虞。本人更希望這個決議草案能夠順利通過，不致為足可重新引起以前所作討論的修正案所殺混。此種討論幸已結束，根據其結果看來，我們其實大可不必重開辯論。

所以，本人表明本人極力贊成加拿大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定還記得，在去年夏天這項問題以現有方式提交理事會審議的時候，本人曾代表我國政府表示 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問題具有何種職權，實至有疑問〔第一九五次會議〕。雖然如此，安全理事會仍通過某一種程序，所定辦法亦已實行。從安全理事會現時所審議的報告書看來，本人可以說，本人當時雖然懷疑此種程序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但現在不得不承認關於這一點，本人是錯誤的。這個報告書證明顯已獲有成績，本人認為實至可賀。斡旋委員會各代表以謹慎明智的態度履行任務，貢獻極大。當事雙方接受這種和解程序，並多方努力，協助獲致安全理事會當前的良好結果，當然也有極大貢獻。

雖然當事國之一曾說它對於這個報告書並不盡覺滿意，本人並不覺得失望。不幸，這是妥協結果的特點 對某項問題發生爭執的當事兩方絕不能達到他們的全部願望。可是，據本人的意見，我們可以認為以這種程序在休戰問題方面和構成最後解決基礎的政治原則問題方面所獲的結果是可以認為完全滿意的。

本人現在願意就其他發言人所提及的若干點加以討論。斡旋委員會的澳大利亞代表在第二四七次會議提議改變委員會的工作程序。據本人看來，這種改變是有利而無害的。他提議委員會於願意時得自動向當事雙方提出建議，並將之公開發表，不必等待雙方提出請求。本人不明白斡旋委員會何以一直認為它受有這種

限制。可是，對本人來說，本人認為這種限制當然是應該取消的，據本人的了解，當事雙方也有同樣意見。

中國代表後來又提及這項建議。假如本人的了解不錯，他本日提議在決議草案內加入 Mr Justice Kirby 的建議。本人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據本人的意見，原有決議草案對於委員會進行工作的方法並沒有詳細的指示，既然如此，本人認為如果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和當事雙方對 Mr Justice Kirby 所提出的意見表示同意，那麼，這就足可為委員會進行工作的指導。

據本人的了解，中國代表更指出另一項建議 即在決議草案內再加入一段，規定將來如因原則或休戰條件的解釋引起爭執，斡旋委員會應執行某種仲裁的職務。本人反對此項規定。首先，本人認為不必在該決議草案內列入此項規定，本人認為這是於事無補的。如果發生爭執的兩個以上的當事人自己同意將某項問題提付仲裁，絕無人能夠加以阻止，安全理事會當然不願加以阻止。可是，本人認為反過來說也同樣正確 安全理事會絕不能強迫發生爭執的當事人將任何問題提付仲裁。所以，本人認為加入這一類的規定實際並無補於事。本人並未拜讀中國代表就這一點所提出的具體提案，但本人並不覺得有加入此項規定的需要。事實上，此種程序有極大流弊 委員會如果須時時負責判斷一方面有錯處，顯然行將喪失它至今所享有而備受雙方信任的特質。對於此種性質，委員會已往曾加以充分利用。

所以，本人完全贊成現有的決議草案。本人希望委員會將來的工作能夠和安全理事會現時所審議報告書內報導的工作同樣成功。不錯，誠如中國代表所說，待辦事項仍極繁多。這個報告書不過是整個旅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本人認為這個里程碑是立在極難攀登的高山之上的。本人希望我們將來的旅程將是比較易走的坦途。

Mr TARAS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部分代表希望理事會的討論祇讚美斡旋委員會的工作，將所訂的協定視為雙方同感滿意的最明達的舉動，換句話說，就是兩面討好。當然，他們願意盡力避免理事會的討論超越這個事先預定的計劃。可是，本人必須向理事會各理事提出警告，本人在討論此項問題時，並不打算依照這個計劃。

在安全理事會就有關最近事態演變的此項問題進行討論時，本人願提醒理事會 自烏克蘭首次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此項問題¹以來，至今已經過相當時間，雖然如此，印度尼西亞的情勢不但仍未好轉，抑且反趨惡化。

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烏克蘭政府已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日本、英聯王國、荷蘭軍隊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施行聯合軍事行動所引起的情勢。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唯一願望不過是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並建立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政體。烏克蘭政府認為英聯王國軍隊的干預印度尼西亞內政——尤其是利用日本軍隊迫害在日本佔領時期飽受痛苦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是最明顯的違背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事實，並認為此種干預行動在印度尼西亞所引起的情勢構成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在那個時候，烏克蘭代表團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情勢，並請求安全理事會進行必要的調查並採取憲章所規定的措施，以矯正所發生的情勢。烏克蘭代表團當時認為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最妥善的方法是設立特別委員會，負責就地調查實際情勢，恢復和平。不幸，安全理事會當時並未採納烏克蘭提案，故印度尼西亞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此種情勢大部分應由殖民國家負責。它們在理事會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時所採取的立場並不是以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合法權益和世界和平及安全為根據，而是希望以武力干預的方法，重新在印度尼西亞確立殖民制度，使荷蘭、英聯王國、美國和其他殖民地主義者獲得剝削七千萬印度尼西亞居民和掠奪該區財富的無限機會。

自安全理事會首次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至今，已經兩年多了。理事會多數理事不願接受烏克蘭代表團所提出主張遣派安全理事會委員會前往印度尼西亞就地進行調查並恢復該區和平的提案一事，自然不會改善印度尼西亞的情勢，釀成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勢的主因既未消除，以大小懸殊的力量抵抗外國軍隊保衛祖國獨立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處境亦未改善。情形正巧相反，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不願採取決定以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事實反而促使荷蘭政府及其他殖民國家政府加強其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壓力。

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事實表明荷蘭政府一再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提供的諾言不過是一種烟幕，使荷蘭政府可以在幕後集合大軍，準備侵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以粉碎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重新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舊有的殖民制度。

正如一般人所料，荷蘭政府將足供調度的軍隊和武器齊集於印度尼西亞之後，即棄諾言不理而改用最後通牒。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荷蘭政府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出最後通牒，其中要求印度尼西亞再成為荷蘭殖民地。這個最後通牒主張由“荷蘭王室的代表”成立“全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並規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得單獨與其他國家保持關係。共和國的軍隊應全部遣散，國防事務由荷蘭軍隊接管。其後，荷蘭政府更要求立即成立“印度尼西亞臨時政府”，荷蘭王室和其他印度尼西亞傀儡政府的代表在該政府內將佔有更大勢力。同時並要求設立聯合警隊。但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出的最後通牒已不再要求設立聯合警隊，而祇主張設立純粹的荷蘭警隊。

本人願意促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以下事實 印度尼西亞政府為謀求和平解決這項問題起見，曾表現出極可貴的妥協精神，並表明願意接受荷蘭政府所提出的若干要求，雖然這些要求氣焰之逼人，內容之不公平，可謂異乎尋常。可是，荷蘭政府並未以和平解決這項問題為念，印度尼西亞政府謀求妥協的願望因此未能獲致任何具體結果。荷蘭政府有極不相同的計劃和目標，此種事實不久即明朗化。

裝配有各種新式武器的荷蘭軍隊十二萬人不得最後發出的通牒期限屆滿，即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進攻。荷蘭當局獲得外國的贊助，決定擊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使全世界面臨印度尼西亞殖民地政權恢復的既成事實。

我們自不必再指出，如果荷蘭的統治階級未獲得強大的外力支援，像荷蘭之類的甫經納粹佔領的小國是絕不會發動新的殖民冒險的。

本人現在不願詳細討論荷蘭侵畧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經過，也不願詳細討論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間舉行的會議內就該問題所採取的各項決定，而祇願指出一點 理事會所採取的決定——包括設立斡旋委員會的決定在內——並未使印度尼西亞的情勢見緩和。事實上，這些決定反而使該問題更形複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號，附件四。

難，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處境更趨惡化，因而加重印度尼西亞全部人民的困難。雙方的鬥爭仍繼續進行，雖然雙方的力量是極不均衡的。

本人願意促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在印度尼西亞目前鬥爭中雙方勢力極其懸殊的情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軍隊僅有從敵軍方面俘獲的小量武器和有限的軍事配備，同時亦無受過適當訓練的軍官。事實上他們是配備簡陋的非正規軍，他們的武器逐漸殘舊，不斷有損耗，但毫無補充。假如將之與其所對抗的指揮官人數衆多、士兵訓練有素、軍事配備完善的荷蘭軍隊相比，其不均之勢更見明顯。

雖然在此種情勢之下，印度尼西亞軍隊仍能抵抗強大的敵方軍隊繼續作戰兩年之久，這種事實表明了印度尼西亞人民軍官兵的英勇，表明了他們堅決相信他們不惜犧牲生命全力爭取的目標是完全正當的，同時也表明了印度尼西亞全部人民對他們的支助。在另一方面，荷蘭在壓抑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戰爭中，一向並繼續從英聯王國、美國和某幾個其他國家方面獲得大量援助。這些國家一向並繼續在軍事、經濟和外交方面給予協助。為避免捕風捉影之嫌起見，本人現在列舉若干事實以為佐證。可是，本人不願再對人所周知的事實，如日本軍隊根據英聯王國和荷蘭的請求及命令，在英聯王國和荷蘭軍隊到達以前，直接干預印度尼西亞人民及其軍隊所發動的鬥爭，以阻止其成立設有國防軍隊的獨立國家等，加以申論，也不願詳細討論英聯王國和日本軍隊如何長期合作，企圖在血泊中淹滅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日本和英聯王國軍隊的撤退，一直等到大量配有頭等英美軍事裝備的荷蘭軍隊匆匆調往印度尼西亞之後，方始實現。可是，英美對荷蘭侵掠者的援助是否到此為止呢？不。印度尼西亞人民並得不到平等機會，繼續與荷蘭軍隊抗戰。如果印度尼西亞人民獲得這種機會，安全理事會今日決不會在審議這項問題。印度尼西亞人民早就建立了自由獨立的國家。今日之所以不能如此，完全因為荷蘭帝國主義者繼續從美國、英聯王國和有意維持殖民地奴隸制度的其他國家方面大量獲得各式各樣的援助。

也許有人會答復這種情況已成陳跡，以日本、英聯王國和其他國家軍隊的刺刀來維持印度尼西亞境內出產橡皮、米、茶、和其他物產的龐大種植場荷籍主人的權利與產油煉油企業

所有人的權益，都是早年的史實，現在都已過去。不幸，事實並不如此。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英國某報載稱，該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往印度尼西亞的荷籍輪船 *Saparoeca* 號滿載戰爭物資、貨車、輸水卡車、電纜及其他物料。載運貨品中並有 Bren 型輕機關槍。碼頭陳有貨車及輸水卡車一列。裝載入艙者有汽油、鋼盔、彈殼、電纜、鋼製手推車、及彈藥。木箱多註有“英國製”等字。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路透社發出以下消息。

“抗議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所採行動的會議昨夕於倫敦舉行。主席勞工黨議員 Mr. Plates Mills 稱，現有荷蘭軍隊六萬二千人在英聯王國受訓，一俟裝配齊全，將開往殲滅印度尼西亞人民。”

我們還可以列舉許許多多類似的實例，來說明在這次壓抑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戰爭中，英聯王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直接給予荷蘭的援助。此外，另有實例，足可證明美國亦不甘落於英聯王國之後，盡力協助荷蘭保持其對印度尼西亞的霸權。此種實例證明印度尼西亞人民今日之不得不流血，美國的大企業家和外交政策實應分任其咎。

荷蘭女王 Wilhelmina 曾經說過，“印度尼西亞以其農產及原料供應歐、美兩洲，對於馬歇爾計劃現時要求美國人民擔負的鉅大工作，實有具體貢獻”。這句話意味深長，但不過是現有情況的反映。在這種情況下，荷蘭同意准許美國共同剝削印度尼西亞，以換取平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所必需的協助。

這些都是不必再加說明的事實。

七月三十日在海牙出版的若干報紙披露荷蘭從共和國方面奪獲堆存的橡皮、糖及其他物產的消息。荷蘭方面現正設法儘速將這些產品輸往外國。Kundenblatt 報載稱，荷蘭軍隊在 Cheribon 區奪獲橡皮三十萬噸，此等物品可望於本星期內由美國船隻運往美國。

這是直接搶劫印度尼西亞人民財富的實例。可是，美國獨佔企業對於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有比直接搶掠更為重大的興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紐約先鋒論壇報載有巴達維亞通訊一則，內稱美孚公司曾在蘇門答臘大量投資，開辦煉油廠。美孚公司在蘇門答臘的油田區內擁有油井五百個以上。其他大量投資的美國公

司有 Goodyear 輪胎橡皮公司及美國橡皮公司等，分別在蘇門答臘設有橡皮種植場，所佔面積各在二十萬畝以上。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美國貿易部喉舌國外貿易月刊載稱，荷蘭佔領下的印度尼西亞的一月份總輸入，百分之三十一來自美國。該區輸出的百分之二十七為美國所佔。從以上事實看來，美國協助荷蘭剝奪印度尼西亞人民自由和獨立的外交政策是極易了解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路透社發出荷蘭天主教報紙 Het Binnenhof 所載的消息一則，據稱荷蘭首相兼內政部長 Mr Beel 及殖民地事務部長 Mr Jonkman 已決定，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與荷蘭政府合作，共同執行 Cheribon 協定”，當即下令荷蘭軍隊在爪哇開始軍事行動。鑒於美國政府最近堅持——本人再着重指出“堅持”兩字——荷蘭政府必須採取措施，解放美國國民或其他外國國民所有但目前仍在印度尼西亞人手中的種植場，故 Mr Beel 及 Mr Jonkman 表示深信美國定將支助其軍事行動。事實上，荷蘭政府的願望業已實現。

印度尼西亞總理 Mr Sukarno 對荷蘭最後通牒的答覆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發表。覆文措詞婉轉，並表示印度尼西亞願作若干讓步。覆文內同時拒絕荷蘭最後通牒所載的若干橫蠻無理的要求。其後，印度尼西亞政府從駐巴達維亞的美國總領事方面接獲美國政府的通牒，文內建議印度尼西亞無條件接受荷蘭的最後通牒。荷蘭方面對於美國這種干預印度尼西亞內政的行動和美國對荷蘭的無理要求的支助深表感謝。據七月一日荷蘭出版的 Trouw 報的報導“據本報記者從政要方面所得消息，美國通牒為對荷蘭政策的具體支助。在美國壓力之下，共和國勢將同時在荷蘭統治下成立聯邦政府。”

不錯，荷蘭還有一種報紙，它所發表的意見與此不同，可是，這種事實並不影響美國干預行動的性質。這就是真理報，它說，“美國的通牒構成明顯的干預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內政的行動，實為將杜魯門主義擴張到印度尼西亞的表徵”。

其次，馬歇爾將軍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演說，承認荷軍一旅曾在美國受訓配備，並稱荷蘭方面已收到轟炸機五十四架，戰鬥機六十四架，迫擊砲二百六十六具，砲一百

七十具，機關槍一百五十九具。可是，這些數字大概還不是美國在這次壓制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戰爭中實際給予荷蘭的全部武裝援助。這些大概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單在巴達維亞就集中有美國 Sherman 坦克五十餘架。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難道還能說為爭取自由解放而奮鬥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僅和荷蘭帝國主義的軍隊作戰嗎？荷蘭帝國主義者從美國、大不列顛和其他國家方面獲得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援助。

參加這些鬥爭的當事兩方實無力量均等之可言。荷蘭的盟國數目既多，勢力亦大，而印度尼西亞人民獨力作戰。甚且聯合國亦並沒有趕快赴援。

諺云“上帝所棄，人亦棄之。”事實上，荷蘭既已獲得日本和英聯王國軍隊的協助，既已獲得並繼續獲得美國的大力支助，似仍不足，連國際復興建設銀行這個國際組織也趕緊提供協助。在去年八月七日安全理事會正審議荷蘭侵略印度尼西亞新事件的時候，國際銀行對荷蘭放款一萬九千五百萬美元。請各位注意這筆款項不是貸與為經濟封鎖所窒息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是貸與荷蘭，讓它好加強經濟封鎖的。

關於斡旋委員會的工作，本人很抱歉不得不說委員會所採取的行動並未滿足各方面對它所抱持的希望。委員會是安全理事會所設負有終止荷蘭軍隊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採暴力行動的肯定具體任務的機構，可是，它未能善作處理。委員會並未履行這種任務，不但如此，委員會而且未能主持公道或維持最基本的正義。

斡旋委員會三委員國的代表在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會議〔第二四七和第二四八次〕中所發表的聲明就表示委員會在目前這種組織制度和現有任務規定之下究能有何成就。單說這些意見過份樂觀，尚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斡旋委員會各委員的樂觀態度過於偏倚，安全理事會不應為其所傳染。斡旋委員會各委員的話實際上是贊揚殖民地制度，具體地說，是贊揚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所採取的劫掠殖民地手段。

斡旋委員會既然受這種意見和心理支配，我們又怎能希望它榮譽地履行所擔負的任務呢？斡旋委員會開始即對荷蘭的行動表示贊助和認可。自開始至今，委員會從未擯棄它的袒護態度，故荷蘭能夠毫無困難地逐一滿足它的全部要求。對於無法以武力達成的目標，荷蘭決定利用斡旋委員會的協助，對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施用政治和經濟壓力，以求其實現。荷蘭藉口各方面皆承認它有權採取所謂“警察行動”，在軍事行動對它有利，且可幫助它佔領印度尼西亞各重要經濟及軍事區域的時候，爲它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取得法律根據。在這方面幹旋委員會難道沒有給予荷蘭以極可珍貴的協助嗎？

再舉例來說，荷蘭堅持非軍事區的警政事務應由軍隊負責執行，此種主張的目的難道不是爲荷蘭軍隊對不願接受荷軍管治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欺壓取得法律根據嗎？可是，幹旋委員會又完全對荷蘭表示贊同。

這不是僅有的實例。因爲這個緣故，由幹旋委員會協助達成的臨時協定完全滿足了荷蘭的願望，同時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完全爲篡奪者所制。根據幹旋委員會的這一種行動，我們大可以將之改名爲“爲荷蘭篡奪者幹旋的委員會”。

所訂協定強迫印度尼西亞接受的條件，等於荷蘭禁止印度尼西亞獨立。我們極難希望幹旋委員會能有任何其他結果。美國擔任該委員會委員國的事實和該委員會另一委員國比利時對於維持殖民地奴隸制度的熱心，早就決定了委員會的行動。幹旋委員會可單獨採取行動不必向安全理事會請示的事實——安全理事會因此失去就委員會處理這項問題的方法表示意見的機會——使上述情形更見嚴重。

關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所締結的休戰協定和幹旋委員會在這方面所擔任的工作，美國某報在本年一月底曾作下列報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代表對於休戰條件深覺不滿，他們認爲這是不但不足爲榮而且是應引爲恥的事。他們認爲聯合國這次爲美國和英聯王國所把持，與幹旋委員會合作，認可荷蘭的侵畧行動。美國國內一部分人對於幹旋委員會所擔任的任務也有這種見解。例如，華盛頓州前任衆議員 Mr Hugh Delacy 最近曾發表意見，認爲幹旋委員會協助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商訂的協定等於“國際認許荷蘭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所發動的侵畧行動，這種行動並不是維持印度尼西亞永久和平的基礎”。Mr Delacy 要求美國政府命令出席安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團“撤回其對強迫印尼接受的六大協議事項的贊助”。Mr Delacy 並說一月二十日

國務院所發表的關於美國承諾對荷屬印度群島提供經濟及財政援助的聲明祇有一種解釋，這將是“美國繼續支撐荷蘭的殖民地政策”。

本人向理事會各理事所報告的事實說明幹旋委員會在謀求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方面所擔任的工作。幹旋委員會仗倚安全理事會權力的事實尤其可憾。安全理事會必須堅決表示與幹旋委員會所採的立場脫離一切關係。

美國代表今天在這裡提到新近收到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履行所負義務的情報。也許他也有關於荷蘭履行其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負義務情形的情報。如果他有這種情報，那是值得我們洗耳恭聽的。他也許還有關於荷蘭軍隊解脫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施經濟封鎖的情報。本人再說一句，這一類的新聞是值得洗耳恭聽的。

從本人所說的這幾段話，顯然可見安全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亞問題所作的決定已告失敗。不但如此，這項決定使荷蘭軍隊獲有隨意擺佈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機會，故不但有利於荷蘭政府，而且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爲無法補救的重大打擊。顯然的，安全理事會應該改用其他方法來謀求這項問題的解決，懲責極端主義的荷蘭篡奪者，並設法補救印度尼西亞人民所受的損害。這些損害大部分應由安全理事會負責。對於這項問題，安全理事會不能將之撇開不理。我們大家都知道，歷史對於採取這種行動者定必加以極嚴重的處分，這種行動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可能有極嚴重的影響，更不用提。

主席 鑒於時間已晚，而且發言人名單上還有兩位代表，本人提議將方才所發表演說的傳譯工作延至下次會議進行。鑒於現時所審議問題性質迫切，本人並提議下次會議在明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行。

Mr TARASENKO（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本人並不反對將法文傳譯延至明日或以後進行，但本人認爲最好能在本日聽完英文傳譯，否則有欠公允。

主席 安全理事會定於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

（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散會。）